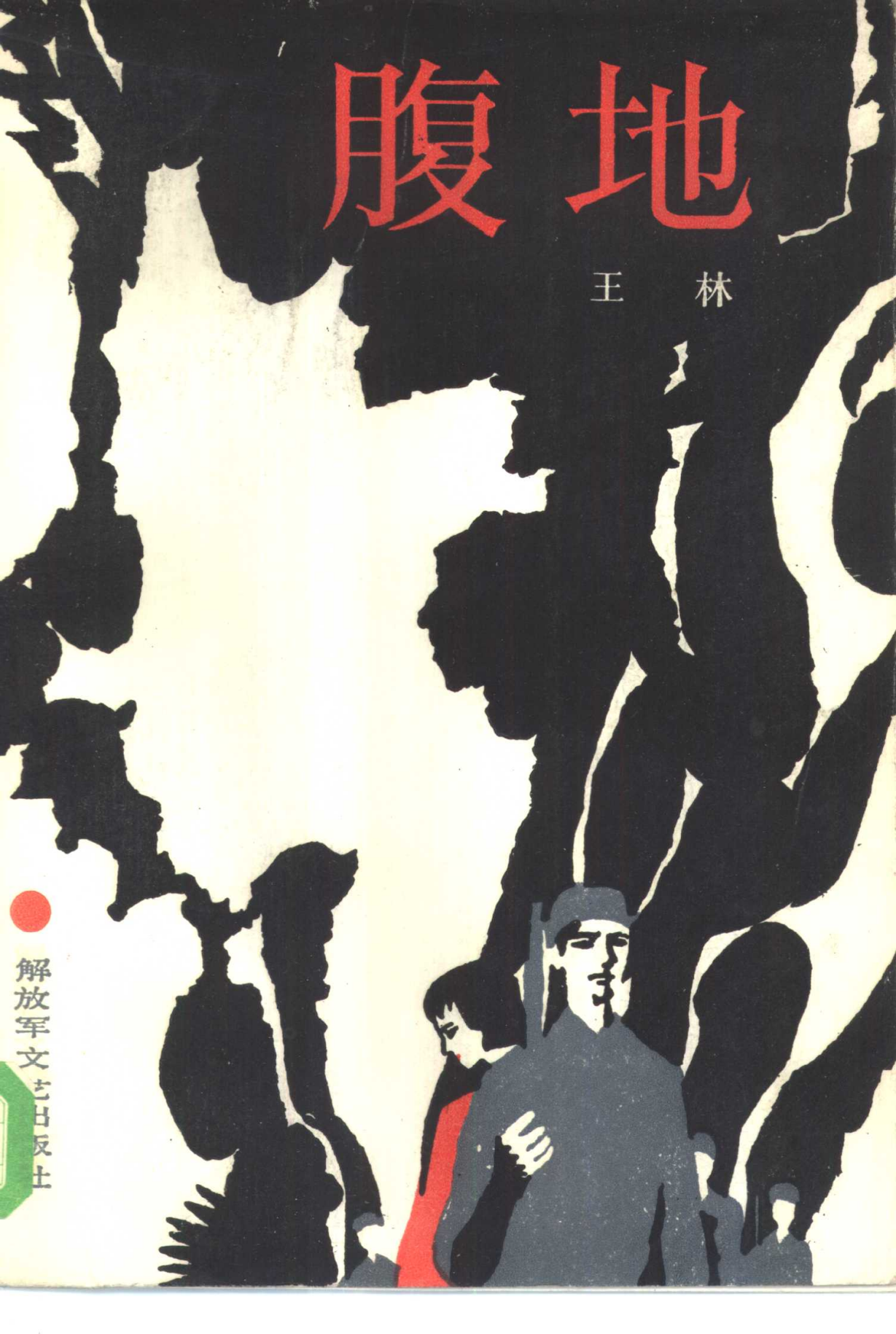


腹地

王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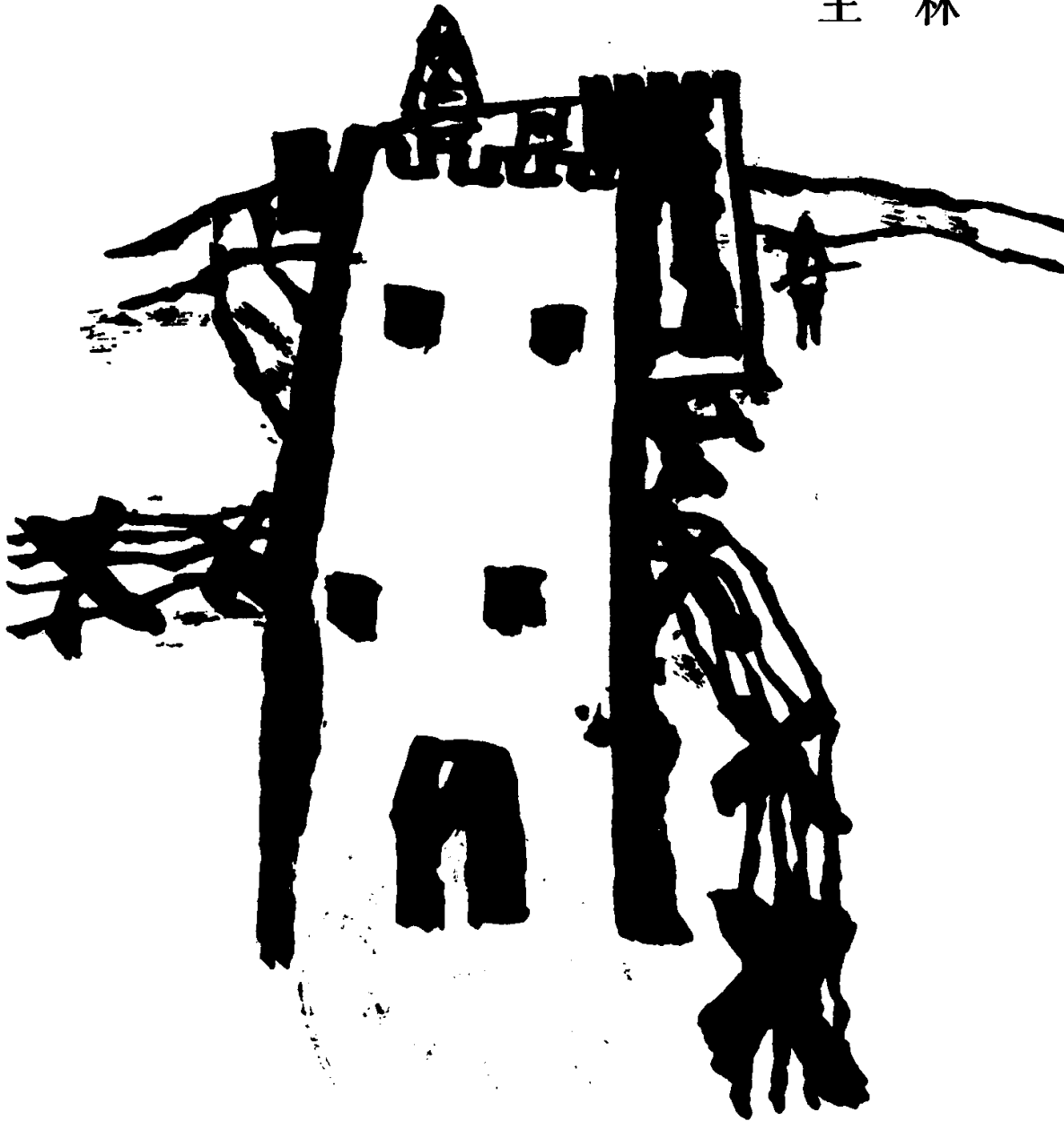
●
解放军文
志出版社





腹地

王 林



腹地

王 林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京安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15·插页3·字数322,000

1985年8月第1版·198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10,000

书号10137·118 定价2.15元



作者重访当年坚持斗争的麦洼地

作者小传

王林，1909年生于河北省衡水县大柳林村。1930年读中学时参加共青团，因组织罢课斗争被捕，取保释放后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并加入共产党。后因发动同学反对国民党对日不抵抗和“文化围剿”被开除学籍，受到特务抓捕。1933年春受党的派遣去南京国民党通信兵团教导大队当兵做“军运”。1936年在东北军张学良卫队二营“学兵队”当兵做地下工作时，参加“西安事变”，写出话剧《火山口上》，并亲自参加演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一直在冀中平原根据地工作，写出长篇小说《腹地》初稿和话剧多种。建国后一直在天津市工作，并先后出版短篇小说集《十八匹战马》，长篇小说《女村长》、《站起来的人民》和《叱咤风云》（获天津市首届“鲁迅文艺奖”）。现为天津市文联及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

1 太阳一压树梢，铁路沿线和据点附近日寇的枪炮声逐渐稀少。经过五年敌后游击战争锻炼的平原根据地腹心地区的人民，知道敌人怕八路军的夜战而做贼心虚地钻“王八窝”了，都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这时滹沱河南大堤前蜘蛛网似的道沟里，有个花白胡须的老头赶着一辆黄牛大车，护送一位军人朝渡口走来。大车上的这位军人叫辛大刚，长得虎头虎脑，圆脸大眼睛，敦敦实实的中流个儿，浑身上下是疙瘩肉。他穿着一身三新的黑土布棉袄棉裤，头上用块羊肚手巾一蒙一扎，外沿露出因长期戴军帽而留下的一圈痕迹。他盘腿坐在车厢里象一尊铁罗汉，要不是挎包旁边放着一根拐杖，谁也不会想到他是位负伤致残的“荣军”。

黄牛大车顺着道沟向滹沱河南大堤缓缓走来。赶车的花白胡须老头回身问道：

“进了大堤，就看见渡口了吗？”

辛大刚挺身望着大堤的道口，回答道：

“不光看见渡口，也会看见我们村辛庄啦。”

大车走出道沟，穿过大堤的道口，举首望去，果然有座草桥横跨在滹沱河上，再往河北远望，就是个树林茂密、郁郁葱葱的村庄。辛大刚挺直身子望着养育大自己的村庄，脸上浮现出无限的温暖和亲切的神情。可是忽然间，欢乐的神

情里掠过一道阴影。四年前，游击队整编为八路军的时候，他曾经站在十字街关帝庙前的高台阶上宣誓：“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决不回家来！”可是今天，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打倒，自己却受伤残废、复员还乡了。

大车走出大堤道口，一下坡就进入滹沱河南岸的沙滩了。花白胡须的车主望着渡口上的草桥，正准备赶牛过河，不料大刚一楞神，向车主说道：

“大伯，车不用过河啦。我一过河就到家，你回去还有几十里的路程呢。趁天色不黑，早些掉车往回走吧，谢谢大伯，麻烦了你半天！”

老头撇着两撇花白胡须，说道：

“送人要送到家，半路途中放下你，用你们部队上的话说就是不算完成任务呀！”

“算完成任务啦！”大刚笑笑说，并向老黄牛招呼一声：“吁！”老黄牛立刻站住了。

“你腿脚还不利索，怎么行呢？”

“行，行。跟着队伍打游击不行啦，这几步道还能将就。”

大刚说时就要站起来下车。老头连忙从左车辕子上跳到地上，扶着大刚翘腿蹬住车轴，尔后慢慢下了车。老头又从车厢里拿下拐杖和挎包，看看车上空了，才问道：“没有别的东西了吧？”大刚回答：“没啦！”老头帮助大刚挂上单拐，挎上挎包。大刚重又致谢告别。

“真是好样的！”

老头感叹着，牵着牛鼻子回过车去，欠身坐上车辕子，伸手一捏牛尾巴骨，老黄牛也就撒开腿跑了起来。

辛庄在滹沱河的北岸，村头上有几棵钻到漫天云里的白杨，还有稀稀疏疏的榆树、椿树、柳树行子。夕阳压了树梢，很快就要一出溜抽进地平线。天空出现一片彩霞，村头上也升起一道轻纱似的白雾。雾气在村边树行子的半腰萦回缠绕，象画家挥笔抹上的一层淡淡的白粉子。

河边幽静极了，就连河道里特有的潮润的空气也那么柔和，仿佛开春一样。辛大刚拄着单拐走上木桩草桥，举首望望白雾后边的村庄，不由心潮起伏。脚下，秫秸缝里漏下去的泥土打在河水中，发出叮咚的声响，水里映出晚霞和草桥的倒影，更使他有说不出的高兴。

这村庄、这河流、这晚霞，他是多么熟悉啊！可是当他从南端桥头往摆渡船上象儿童时代那样顽皮地一跳，伤残了的右脚踝子骨扎心疼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残废人，禁不住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在摆渡船上晃悠了几下才站稳，把眉头拧成个疙瘩，等扎心的疼痛过去，才又转身向四周了望。

几十里地外，就是日伪的据点、汽车路和岗楼，再远点儿是日伪控制着的铁路、飞机场，敌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奔袭、包围，烧杀抢掠一通，一年还要来几次季节扫荡。可是，这地方，家乡故土，仍旧这般平静，仿佛跟拼死拼活的抗日战争一点边儿也不沾，好象躲在背脊旮里晾干坯一样……

从剧烈频繁的战斗生活里回到这般幽静的环境，似乎一下子很难适应。辛大刚呆呆地站立了老半天，才从摆渡船上登上北段草桥，踩着颤悠悠、下边哗哗响的秫秸走上北河坡。

北河坡上有条大车道通往辛庄，道旁有座看守摆渡口的

土窖。土窖的下半截埋在土里，上半截露在外面。前脸向阳，还用秫秸篱笆围了个小垣墙。辛大刚刚下桥，就有一个披着件破棉袍的人，站立在秫秸篱笆门口张望他了。这个人抄着手，秫秸篱笆影着他半边身子，短小矮胖，笨笨抽抽的，腮帮子上的肉嘟噜着，油光发亮，脸盘简直象个秤砣。眼睛不大，眉毛挺稀挺淡，只有脑袋上箍的那块羊肚手巾白得耀眼，象木头桩子上堆着一团雪。他一动不动凝神定睛地望着拄着单拐杖一拐打一拐打走上来的辛大刚。等到辛大刚发觉他那副充满警惕的眼神正是为了自己的时候，这个人好象铁树开了花，秤砣脸猛地一扩张，眼神也放射出诧异的光芒，笑着说道：

“这不是大刚兄弟吗？你，你怎么……”

他末后一句话没有说完，就吞回去了。辛大刚抬头看是摆渡船上的杨大章，心里明白了，立刻又惭愧又自豪地笑笑，挺挺着脖子解释道：

“行啦，咱们又就伴啦，受伤成了残废，只好回家来当老百姓啦！”

“什么时候受了伤？先到地窖里边歇一歇吧，反正已经到家门子啦，还忙什么？”

辛大刚稍一犹豫也就拐进了篱笆门。杨大章又说：

“好家伙山啦，你这一猛子扎出去四五年，怎么什么信儿也没有往家捎呢？都知道你在队伍里落的名声很不错，可是究竟怎么样，谁也摸不清……”

辛大刚正要回答，地窖门上的大草帘子一动，钻出个大脸盘高颧骨的脑袋。他向辛大刚一愣神，也立刻打招呼：

“噢，大刚！嗯，怎么？”盯着那条拐杖，又赶忙改

口，“啊，进来！进来！”

“文斗哥！”辛大刚亲切地叫着，一拐打钻进了草帘子后面的土窖。

土窖里温暖如春，散发着旱烟味儿。用秫秸铺成的地炕上，坐着个瘦得象麻秆似的青年，一手拿着短短的铅笔头，一手端着个用废旧纸钉成的小本子，一见进来的是辛大刚，腾地站起来嚷道：

“大、大刚哥，敢情是你回来啦！”

杨大章和李文斗随着辛大刚也进了地窖，站立在举手就能摸到用木条和秫秸搭成的顶棚下，眼梢偷偷看着大刚胳膊窝底下的拐杖，想问问咋负的伤而又不便开口，怕伤他的心。大刚看看麻秆似的瘦个子青年手里的铅笔头和小本，说道：

“你们正干什么，接着来吧，我来可不要打扰你们！”

瘦麻秆说：“没什么，你好容易回来啦，坐坐吧！”

大伙也异口同声地让道：“坐下！坐下！聊会子！”

瘦个更利索，上前抓住拐杖扶着大刚坐在用土坯垒成的地炕沿上。秤砣脸杨大章伸手端起地炕上的烟筐箩和烟袋递给大刚。大刚接到手里又放在地炕上，声明道：

“还没有学会！”

船工们有的坐在他旁边的地炕上，有的靠墙蹲在地上，又把眼神集中到大刚身上来了。他感觉到乡亲们对于自己的同情和期待，于是简简单单地说了说自己离开家乡在八路军这几年的部队生活，最后又讲了一番抗战必胜的道理。

大伙用心地听着，不时地点点头。麻秆似的李二柱夸耀般地使劲一张嘴，有点儿结巴地说道：

“俺们这、这个摆渡口对抗战也有贡献，你在外边听、听说过没有？”

“是吗？那可太好啦！”

瘦二柱受到大刚的称赞，更加来了劲儿：

“要不俺们这个摆渡口，在县里，在军分区里，就挺吃香嘛！大刚哥，你知道俺们今天蹲在这里是干什么的吗？”

大刚看看他手里的铅笔头和小本子，又见他满脸神秘和自得的豪情，以为是在扫盲学习，正要夸赞几句，不料李二柱笑道：

“俺们这是开船工小组会、会的！俺们开小组会是总结过去历次、历次反扫荡的优、缺、经、教、模，迎击日寇今年的冬季扫荡。俺们在组织上受工会领导，工作上跟区、县游击队、军分区司令部参谋处直接挂钩！”

大脸盘的李文斗也说：

“俺们成天价在船上摆来摆去，过往行人是哪个村哪个店的，远的近的，常过河不常过河，带的东西是白的是黑的，都瞒不住俺们。河南、河北汽车路一运兵，据点里一增兵，还是在哪儿打上了，就有过往行人在船上说道。据点里派出来的探子，不管他化装成驴成马，也躲不过俺们的神！所以军队上的侦察员一出来就找俺们配合……”

杨大章把秤砣脸上的竖纹一横，两只小眼也放射出亮晶晶的光彩，插嘴补充道：

“可不，你们队伍打游击，俺们摆渡船也打游击！一天黑，俺们就把摆渡船拉走了。情况不紧的时候，还容易找到俺们。一闹敌情，俺们就把船弄沉，沉到什么地方，叫它来个神不知鬼不晓。咱们军队上的侦察员跟俺们有秘密接头的

地方和暗号，要什么时候过河都行……”

大刚一边听一边在心里想道：这就是群众的力量，表面上看无形无踪，紧急关头却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这时，拉着重载的大车轧地的声音，由远而近地传来了。船工们的眼神立刻变了，于是辛大刚起身告辞。大伙也没有再挽留，一齐来到地窖外边。从北边来的是几辆装运白菜和大葱的牛车，一直朝摆渡口赶。辛大刚往北朝村里走去。

辛庄村头那一条轻纱似的白雾不见了，脱落了叶子的树林里已经浮起一片一片的黑影。村庄周围利用往日的防水堤，挖起了简易的交通壕；街口也都垒上了战斗墙，战斗墙上斜戳着红缨枪，几个儿童边玩耍、边站岗放哨。

大刚的家在辛庄西头。他背着挎包、拄着单拐，一进围村堤就抄小道往家里走去。

2

辛大刚走进自己家的院子，院子里冷冷清清的。

土坯北屋窗前那棵高出房顶的枣树早落光了叶子，顶尖上还挂着几个“硬不落”大红枣随风摇荡。暮色苍茫，屋里还没有掌灯，大刚心里觉得奇怪：爹娘和三强兄弟都不在家吗？他一边这样想一边上台阶拉开风门，这才看见爹独自一个人坐在灶火坑前边的杌凳上守着一面小饭桌打盹。拐杖拄地的声音惊醒了老人，他浑身打了个激灵，睁开眼睛向门口一望，疑疑惑惑地问道：

“找谁？号房子吗？”

儿子赶忙呼唤道：“爹，我回来啦！”

“啊，什么？！”老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忙站立起

来，用力缩紧花眼：“你是大刚?!”

“啊!”日夜对双亲的思念，积压在心里有千言万语，大刚却只说出了一个字。

“你，你架上拐啦?”

“没什么，秋头上打仗受了点儿伤，已经治好啦。落了点残，拄着拐更方便些儿。”

老人不能满足于儿子的安慰，转身找火柴划着，点上棉籽油灯，端着照照儿子的下肢问：“伤着哪地方啦?”

“右脚踝子骨。”儿子提起裤脚来。

“踝子骨?”老人弯腰看了看，又摸了摸，直起腰来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更不用说是这地方!”

儿子故意动一动右脚腕子，说道：

“这没什么，再过一个伏天就好啦!”

老人沉默了。

一只老鼠从东墙根底下的窟窿里钻出来，跑到小饭桌旁边，耸动着尖嘴巴上的触须，转转凸圆发光的小眼睛，仿佛感到什么凶兆似的，突然一蹿，钻进窟窿里了。

儿子忍受不住这种难堪的沉默，听听里间屋，又望望门外边，开口问道：

“俺娘呢?”

老人没有立刻回答，好象经过一番痛苦的回忆，才说：

“前年得病，也是受折磨，死了。”

“死了?!”儿子象被雷殛了一下。

“不知道你在哪里，也没有给你捎信儿。”

儿子强忍住涌上眼泡的泪水，痛苦地咬着嘴唇，沉默了好久，又问：

“受什么折磨？”

“日本鬼子呗！本来就病得厉害，日本鬼子再来包围村子扫荡，一惊一逃，吃药也就不中用了。”

大刚把拐杖用力一戳，咬牙切齿，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忽然，他想起了二弟，唯恐家中再有什么不幸似的，急忙问道：

“二强呢？”

“吃了饭出去了，当了青抗先，成天不在家！”老人略顿了顿，“你吃过晚饭没有？”

“吃了，路上换车的时候吃的，我们吃惯了两顿饭。”

大刚想起自己带着的党的关系介绍信，是写给县委组织部门的。县委机关也经常打游击，只有通过村干部才能帮助找到，于是问道：

“广德叔仍然在村里担任支书吧？”

“找他干什么？早下架啦！”

“为什么？”大刚禁不住一惊，“犯了错误？”

“我说道不清，你问你二叔去吧！”父亲说完，气鼓鼓地站起来，用力撖起门帘，走进了东内间。

“那，现在谁是支书呢？”

里屋，父亲象没有听见似的，一袋接一袋地抽着旱烟，不论大刚怎么问，始终不答腔。大刚知道父亲的倔脾气，再强问也问不出来，于是决定找广德叔问问去。他拄着拐杖走出屋门，不由百感交集。原想回家来看看日思夜梦的爹娘，没想到娘已经被日寇折磨死了，爹变得更加颓丧，二叔也下了架。变化可真不小啊……

走出大门，街筒子黑乎乎的。为保证抗日军民夜间行动

的秘密，冀中根据地的群众都不养狗了，入夜以后真是万籁无声，显得又安静又神秘。仰望满天的星斗，象无数的眼睛含着泪光。大刚向广德叔家走去，忽然同情起父亲来：娘死了，剩下孤独的一个老人，好容易见到从军多年的儿子归来，却成了残废！当村支书的广德叔既然“下了架”，估计父亲的治安员工作也不会顺心，因而郁闷不乐，懒得说话，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广德家距离大刚家并不远，一拐弯就到了。大门半掩半开着，大刚一推进去。这也是个土坯垒墙的小院，北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大刚见北屋有光亮，站在门前打招呼道：

“二叔！二婶！”

“谁呀，进屋来坐吧！”

大刚听着象是二婶的口音，又有点儿嫩。进屋一看，屋里只有叔伯姐大彩和二妹彩霞。大彩已经出嫁，带着几个月的孩子住娘家，彩霞正守着纺车纺线。她俩一见从军五年的大刚突然出现在面前，都禁不住要一齐欢叫起来。可是，发现他的胳膊窝底下有根拐杖，又忽然怔住了。彩霞惊问道：

“大刚哥，你——”

大刚满不在乎地笑了笑：

“抗日嘛，受点儿伤算什么，二叔二婶呢？”

躺在炕头上的孩子哇地哭了一声，大彩连忙轻轻拍打着。彩霞停住纺车，一面下炕，一面回答说：

“俺娘上姥姥家去啦，俺爹吃了黑下饭就提着烟袋出去了，说是跟他那一抹子老头下棋去，我给你找他去吧！”

“不用了，反正已经复员回到家来啦，有空再来吧！”大刚劝阻道，忽然，他想起那位机灵而又调皮的叔伯弟弟，问道：“国梁呢？”

“人家当了青抗先队长，倒成了大忙人，哪肯在家！”彩霞鼻子一哼，故意撇了撇嘴。

大刚点点头，便起身告辞。姐妹俩挽留不住，一直送出北屋门，看着大刚一拐打一拐打的后影走出了大门口。

大刚心情郁闷，若有所失，在黑乎乎的街道上无目的地走着。前面十字街口，好似有灯光闪烁，他好奇地朝前走去。忽然，街口传来一声悠扬的吆喝：“老豆腐——热的！”接着又有两个卖馅饼的，用铲子敲打着铁铛叮当响，招揽顾客。大刚幼小的时候常跟着父亲坐在卖老豆腐的扁担上吃碗老豆腐加辣椒，那热乎乎的香味儿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今天晚上又听到了这样的吆喝声，多想重温一下儿时的生活啊！

这当儿，十字街东南头传来一阵敲锣打鼓的声音。锣鼓声，乡下过年过节和祈雨打醮时是常能听到的，但是在这静悄悄的夜晚，特别是在天天提防敌人来扫荡的环境里，听来却分外地刺激人。大刚从小就爱敲锣打鼓、踩高跷、吹笛子吹笙的。他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心里怪痒痒的，不禁朝着锣鼓响处，一拐打一拐打地找去了。

原来，这是范氏宗祠的正厅，村剧团正在排戏。正厅里已经不挂家谱，也去掉了烧香上供的蜡台和香炉，只有几张摆得歪歪斜斜的方桌、长板凳，代表布景。演员们大都没化装，当中桌子上点着一盏棉籽油灯，灯头冒着黑烟。大刚从窗户外边往里注视了半天，也分辨不清哪是剧中人，哪是旁

观者。奏乐的和导演比较容易认，因为奏乐的手里有乐器，导演指手划脚地直纠正演员的动作。演员每表演一个动作，也必定看看导演的反应。导演是西头的一个青年，叫辛鸣皋。“七·七”抗战前在保定上过中学，也是从小就爱吹拉弹唱，跟大刚一向说得来。

排练的象是一出歌舞剧，每一个动作都配合着一定的曲调和音响。大刚起初只觉得亲切动人，后来才想起军分区文工团演出过，叫作《参加八路军活报》。剧情想了起来，演员扮演的角色也逐渐分明了。每个人的轮廓都半明半暗，象木刻画。大刚的兄弟二强扮演日本军阀，鼓着肚子弓着腿，活象一只螃蟹，可惜只逗人发笑，缺少凶暴残忍劲，而且不合节拍。导演连连给他纠正姿势。演老汉、老婆的都直起腰来等着，饰少妇的角色竟然气得叫起来：

“真是，笨死了！”

这“少妇”本来站在“老妇”的身后影着，不引人注意。等她那清脆的嗓音一嚷，撒娇般地扭动身子的时候，大刚才蓦地一怔。她长得不高不矮，体态轻盈，语声清脆。黑黑的长发，粉嘟噜的瓜籽脸蛋，瘦削的肩膀使她那白净的脖颈显得比别人长些。眼珠水灵灵的，眉毛弯弯的，矇人的眼波象荷塘的春水反射出来的月光。大刚心里纳闷：“这般的有出息的闺女是谁家的？怎么好象不曾见过？！”

突然，一声“哈哈”，满屋爆发起大笑的声浪。大刚定睛一看，才知道又是二强的表演给惹出来的。接着出场的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扮演小汉奸。他对这角色很有兴趣，用白粉子和黑烟子给自己化了装，歪戴着洗脸盆式的礼帽，鼻梁上架着茶墨色眼镜，披着麻绸大褂，敞着怀，一出场立